

常年法律顧問

事務所上海小沙渡路承裕
郵三號電話三三六六七號

街利達書局 琉璃廠新
七 大經路德聚書局
命書局 天津天津總站義
洋大學消費合作社 法界光
成賢街 報社 國際詳報
書局 記 報社 正街

北街金城圖書公司 陸安
州海少史街七十號 察
書局 陝西路千禧公司
新會社 中山路千禧公司
各報處均有售
氏治為宗

內外正反面之議論，但不違
概所容納；以符「天下為公」

俗白話亦不取古奧文言；並
為尚。

個人張羅友朋苦心力作之出版品
行之「背景」問題，儘無用擬議於

民

海上

電話 三六一七
每 逢 星 期 六 發 行

零售每份五分
每半年一元二角
每季七角五分
全年一元五角
外埠郵費在內
郵用價外角定年價十分零
費。、。價五七五，每售
四國十郵郵一十角期半每
元外足票費元期，，年份
。連收代在四，全定二

陳嘉異

往事留葛藤
之勝算仰息於人，
對人民有任勞任怨
本定外交方針

。荷休荷休。僕意吾國民治史制，亦鬱勃最深。故嘗謂吾國自有吾國石，名之曰文化的民主主義。此以實貴刊。今茲所欲揚推，標題為「不戰不和放棄的秘方略，化赤以聯俄，俄動而成連雞，協以謀日。而暫時則讓步，一面於國聯監視作證之遠，最為可值商榷之作。願僕所為枝節批判之詞，亦非作總量評國難日重一日，事變之推移，與人所認為可以收拾之限度，亦日遠一日，而於是全國之視線與其努力方向，亦日眩亂一日。在此種舉國無策八表同昏之狀況之下，乃有徐氏之文，運應而出。且亦非徒應運而生，彼文固剪截曾與海內有力各方面函牘之叢集品

苦

，則是彼固燭照於機先，而欲効曲突徙薪之棉力者也。僕不敏，於九一八事變初起之際，亦曾挾策南來，貢獻外交秘略於聞人當軸。余當日所言，視徐氏之文，雖若有奇正之殊。而要之爲一般論家與報章所未嘗經見，幸未落人云亦云之窠臼者，則差堪自信。今徐氏以如此秘要之迭年函牘，拱壁自珍者，其最後卒不得不割裂集錦，表暴於刊物以自白。則其所得之結果爲如何，不難概見。余於是益慨今日建言救國之難，而竊幸余言之先徐文而覆也。夫僕文可覆，僕愛國之一念，則固不可滅。故今睹徐文而不覺心喜技癢，敢以昔之所懷，今之所成，與此後之所望者，以披陳就正于 足下，暨愛讀 貴刊之君子。

昔子輿氏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又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則多難足以興邦，禍福胥由自召。吾國積弱不振，已近一紀。東北變起，始呼號奔走曰，國難來矣。其實環而伺我者，孰非如逼處之東鄰。削我藩封者，孰非開東北之先例。即以東北淪亡論，其經濟資源政治主權之逐漸已落于他人之手者，又豈自九一八以來而始然。審此，可知吾之國難，固不始自東北被佔。而吾人之雪國恥，亦非僅對目前侵略國而遽施報復所能畢其任。故當九一八事變初起，國人當知東北所以有今日，乃食歷年內外當局喪權辱國之賜。不宜與現政府攤以往之舊賬，而但宜責現政府速籌善後于當前。政府亦當知乘國鈞者所以遇此空前之大變，乃適當代人結算總賬之衝。不宜使舊賬再有拖延，而但宜立新籌永斷糾葛。是故當日舉國上下皆當以快刀斬亂麻之手腕出之，內審國力，外察大勢，可戰則戰，可和則和。政府固無所容其畏

意顧忌，人民亦不必責備求全。迎拒兩途，決無中立。此而不決，舉步皆非。乃自當時以迄今日，人民之所責望於政府者，但聞攤追昔日之積怨，而儘少嚴責收效於將來。又或但有張脈債興之熱度，而無評定後動之沉思。政府之所以自矢與天下共見者，則但見其手忙脚亂，外強中乾。欲言戰，則慮力無以勝，欲言和，又慮名無以保。於是舉國乃構成一不戰不和，不死不活，人民則眼高手低，政府則口是心非，之僵局怪狀。此無他，舉國上下皆未能深察國難之由來，與朝野應付此國難所宜有之立場。前提不立，他何論焉。此僕所願我國人深自刻責反省警覺者，一也。

和戰兩途，既無所決。於是對日可戰可和之機會，遂皆逸去。蓋既不戰於遼瀋甫失吉黑未被席捲之時，復不戰於錦州山海關先後尚未陷落之際，又不戰於熱河猶未棄而不守之秋，乃至不能集全力一戰於萬目睽睽世界震驚之淞滬戰役。坐使東南繁富結晶，萬國商場所在，亦受無謂重大之犧牲。華北則日蹙國百里，近且長城盡失，敵人陳兵故都郊外，迫爲城下之盟。此可戰而不戰之失機也。既不和於濟變初起，日人僅認爲地方局部問題，而亟亟求解決于東北地方當局之時，復不和於地方當局以此中日問題交涉移轉中央，而日人又亟亟謀向我中央政府開議，儘有伸縮迴旋餘地之秋，又不和於日人請劃錦州爲中立區，劃長城爲緩衝地，堂奧猶未盡失之頃，乃至不和於國聯議決案一再掩護暨萊頓報告書曲意調停之建議案之下，與夫所謂滿洲國傀儡組織尙未爲日人一手造成，而日人又尙未退出國聯之際。坐使中日問題，日延一日，而事變擴大，亦日

增一日。我國不惟喪失東北熱河，烽燧之驚，且使新京播遷，故都危殆，淞滬商場，化爲灰燼。日人不惟侵陵中國，抑且侮蔑國聯。不惟其大陸政策，一旦完成，手造偽邦，氣吞吾國。抑且憑藉東北，新建軍港，敷鐵道網，爲不惜造成東亞大戰世界大戰之準備。中日問題，延宕之害，使敵坐大，一致於此。此又可和而不和之失機也。故當事變之起，與夫中間經過，和戰皆可之機，一一聽其逸去。而今則進退兩難，和戰兩無善策。嗚呼，誰實使之，誰令致之。此僕所願我國人深自刻責反省警覺者二也。

夫以吾國軍備之虛，積弱之久，政府以爲戰則喪師失地，和則喪權辱國，（此二語借用汪精衛近頃在中央紀念週報告之詞）不得已於和戰兩途外，別思闢一訴諸國聯運用外交戰之途徑。此種苦心，吾人亦未嘗不可深諒。惟余同時不能不有警切之二義，以正告政府，及我國民，即其一、政府既運用外交戰，則當知今日世界大勢，已如連鎖，斷未有運用甲國外交，而同時可不運用乙國外交之理。故當時既一方根據國聯盟約，以運用國聯。即當一方根據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以運用美國。甚至同時當探德國自歐戰以來所用之左右開弓的外交策略，以運用俄國。此觀於國聯對中日問題，猶且一再東請美國參加，最後並俄國亦請其參加，可爲好例。乃吾國當局當日見不及此，一味聽命國聯，對美與俄，則絕不注意。必待至國聯之技術已窮，國聯調查團之報告書無力，始與俄國勾連間諜中俄之復交。而其內容，不惟中俄共同對日問題，無交換條件。即中俄兩國間之互惠條件，最低限度，如所謂中俄不侵犯條約者，亦未能協訂。卒至中俄復交後，俄國轉允售

中東路與日本，置中國固有之利權于不顧，助成日人理想中之亞洲大陸政策。所謂運用俄國外交者，如是如是。又必待至日本退出國聯以後，始與美國謀急遽之親善。近且派中央權要使美以聯之。然其結果，僅僅得一羅斯福總統向世界呼籲和平，手揮五弦，目送飛鴻之妙文。蓋羅氏此文用意，本在針對助英法制德，維持歐洲和平而發。故文中對遠東問題，既不明言，對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亦不涉及，特請各國訂一空洞無邊之世界和平公約。此時適吾國專使蒞止，乃若天衣無縫，使人視羅氏此文專爲中國而發者。旋又與吾國專使共同發表宣言，吾國更視若珍璧。乃不旋踵而羅氏固又與日本之專使石井氏共同發表宣言矣。然則今後中美外交推演如何，固尚在未定之數。所謂運用美國外交者，又如是如是。然此非必美俄之有意負我弄我也，亦非與美俄折衝壇坫者之不得其人也。乃實吾國政府預先無整個之外交計劃，亦無一定之外交路線，臨時抱佛脚之所致。其二、政府既運用外交戰，則是有形無形中不異宣告世界，謂吾國對日本已決採和平解決之途徑。故國聯迭次決議案，與其當事者之表示，均爲一面竭盡能力，爲我掩護。而一面即聲稱希望吾國於此種掩護之下，與日本開議。其後萊頓報告書之建議，尤充分發揮此精神。姑無論國聯決議案，與萊頓報告書，是否絕對有利於中國，能否滿足吾國人之願望。而要之彼代吾國所尋覓之途轍，與解決之方略，固與吾國政府所採取者，同其步伐，互爲交紐也。乃吾舉國上下，不此之悟，在政府既以中日全案付諸國聯，而轉於國聯所敦囑所希望之脈絡關鍵，堅決不認。在人民亦已承認國聯調查團之來華調查，爲有法律有

理智之行動，而轉於其所建議，評駁無餘。舉國上下同唱高調，始則謂非日本撤兵于遼瀋鐵道駐軍區域，不與之交涉。繼則謂非日本退還東北，盡復失地，不與之談判。終則謂非日本撤消滿洲國，或非萊頓報告書建議案變更其調處機關之組織，亦不與日開議。夫日本果能自動先撤兵，先退還失地，先接受國聯制裁，而後與我開議。則日本最初亦何必有此一舉，我國又何必訴諸國聯，國聯又何必費盡如許氣力。此皆不衷事實不合邏輯之高調也。故夫國民激于愛國之熱忱，動于暴日侵略之義憤，唱高調猶可說也。政府不能外應敵情，內定民志，亦隨而唱高調，則不可說也。日本對國聯調查團之報告建議，加以抨擊，猶可說也。吾國政府與國民亦對此種報告建議，而加以吹求，則不可說也。卒之國聯因吾自亂其轍之故，致使國聯決議案，益益減少其效力。而日本則益益增加其輕侮國聯之速度，終于脫退聯盟以去。於是國聯當日掩護之苦心，至此乃盡失其作用，同陷今日之僵局。吾國所謂依賴國聯之唯一外交運用者，又乃如是如是。此僕所願我國人深自剴責反省警覺者三也。

吾國當局對此空前國難，事前既不能洞察事變之由來，與政府應負之責任。事後又不能認清外交之路線，與應付日本之對策。故始終徘徊歧路，復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高調。既唱之矣，然試問國難迄今已屆二載，中央除最近外，曾幾何時，派有重兵，協同華北軍隊堅守錦州山海關朝陽熱河等處。又幾曾聞中央以若干正式軍隊，化整為零，加入各地義勇軍協同作戰。則所謂抵抗者，果安在。中央除高唱不直接交涉外，國聯一再明言暗示，吾國宜

于國聯掩護下，速謀與日開議。日本外交派文治派亦一再明言暗示，急欲與吾國謀一臨風轉柁之策，以減少彼中軍閥之橫勢，而轉圖兩國國民之感情。吾國當局不知利用時機，權巧應變，一味深閉固拒，欺世釣名。則所謂交涉者，果又安在。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本亦戰亦和之說也。其標語與其行徑，已屬矛盾。而如上述當局之所為，則仍為不戰不和之局，是對其自所標舉者，又成爲一種矛盾。然事實上固絕不容許長久有此不戰不和之中立行爲也。於是不抵抗者，又不得不出於抵抗，去歲淞滬一役，目前華北戰事，皆此類也。不交涉者，又不得不出於交涉，吾國與日本國交未斷，使領未撤，于是吾朝失一地，夕抗一議，亦此類也。窮究至此。以僕之愚，誠不解吾國既運用外交戰，何以外交範圍如是之褊狹，外交路線如是之動盪，而外交方針與標語如是之歧錯。在政府方面，枝枝節節之抗議，或地方休戰協定，則優爲之。而獨至對日有全盤計議之正式談判，可以永斷葛藤者，則無此勇氣精思與責任心以擔當。此何說也。在人民方面，每唱高調一次，其結果轉多失地一次，無可奈何之犧牲，亦忍氣吞聲而受之。而獨至對日有整個計劃，失諸東隅，可收諸桑榆之苦肉計者。則羣起叫囂，戟指以詈，此又何說也。抑不僅此。國難危迫嚴重若是，而政府與人民，人民與政府，甚至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猶復假此問題，鉤心鬥角，甲則欲借以消滅乙之實力，乙亦欲藉是誣搆甲之罪名。故今日無論對日主戰主和，除少數純潔愛國之士，幾如所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大抵別有用心，各有背景。故夫今日國難疑駭乎已瀕無可救藥之境者，即在此一方充滿無數之矛盾的

事實，與不可通的理論。而一方又覆藏無數之鉤距險巖的二重心理，與銅山西崩洛鐘東應的複雜關係，至於不可爬梳，莫由收拾。再露骨以言，即今日舉國上下，不惟甚少救濟國難之對策，亦且缺乏國難為何之認識。嗚呼，吾國人心理病癥，而果至是，則將見國亡無日，吾儕國民，直不知死所矣。此僕所願我國人深自剝責反省警覺者四也。

然則今日救濟國難之道，究將安出。曰，有治標治本二策在。何謂治標，即今日舉國上下，當齊一意志，集中力量，認清路嚮，泯除意見。或戰或和，皆當以舉國一致之全力赴之。如曰主戰。則最低戰略，當速移中央政府於秦晉重關四塞之地。而以東北熱河長城內外，與沿海沿江距港灣海口軍艦登陸稍遠數百里之地，盡量棄棄資敵，使彼多耗駐軍，勞師於外。我則實行堅壁清野之法。一面即利用此長期奮鬥時間，內則驅共黨赤軍於沿江沿海以疲敵，外則運用左右開弓式外交以孤敵。靜待敵因久戰，經濟漸受影響。社會發生變化，外交復起風雲，我乃操最後之勝算。然此犧牲必鉅，痛苦必久，所謂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乃苦肉計也。如曰主和。則最少限度，恐亦必對東北乃至熱河，終有若干經濟的或政治的權利之讓步，而後中日問題，乃有和平解決之可言。其間權利損失之多寡，要視折衝樽俎者之手腕，與世界外交大勢推移之張弛以為衡。殆亦犧牲必鉅，痛苦必久，所謂毒螫在手，壯士斷腕，將欲與之，必先取之，乃亦一苦肉計也。故無論今後主戰主和，其間有必不可少之二義。即一，中日問題，而拖延至此，欲求結束，任取何徑，必皆為苦肉計之一。如今猶不決，愈拖一日，則痛苦必愈深一日。二，解鈴

繫鈴，國難所以至此者，為在朝無一定之國策，在野無一致之國論，所致。今欲挽救，但在全國心理一轉移間耳。此治標之說也。雖然，兩害相權取其輕，以僕之愚，和戰兩途，雖同為苦肉計。然主戰，則先敗而後勝，其勝之權，固操於吾國運用外交之如何，世界大勢演進之如何，敵國內部劇變之如何，乃仰息于人之說也。使此勝算而不可必握者，吾國乃陷于萬劫不復之地矣。主和，則先苟安而後雪恥。其雪恥之權，固操于吾國上下一心臥薪嘗膽之如何，伐交伐謀之如何，乃權自我操之說也。然使喘息稍定之後，仍耽文恬武嬉之宴安，則吾國亦陷於永無復興之悲境。說者往往以是視和議為鴆毒之媒，不知此乃和以後和以外之事，而未可與和局自身併為一談也。古今來屈于一時城下之盟，而奮于中興之旅者，多矣。豈能一概而論。故夫僕意以為今日治標之策，在政府宜矢「任勞任怨」之忱，在國民則宜以「忍辱負重」相督責。何也，能負重之忍辱，此忍有其真價，有其必需。不能負重而雖不忍辱，亦不過匹夫之勇，適以債事而已。故人民在今日不必苛責政府之願否忍辱，但當嚴課政府之能否負重。假定今後政府因華北休戰問題，而進行及于中日全部之交涉。則如和約內容之如何，和日以後整軍經武生聚教訓之如何，開放政權團結民氣之如何，皆當一一檢覈，逐步追討。而於和議進行，則當靜觀其成。未可遽擊其肘。此人民方面真愛國者應有之事也。反之，政府在今日亦但當問和戰二者，究為孰利于國，孰能免于目前岌岌不可終日之危亡。而當機立斷，置一切毀譽於不顧。果能精白乃心，慎密將事，以少受一分損失，為有一分之勝利。則天下後世，自有能

諒其苦心者。日本大隈何以被炸，美國威爾遜何以被劫，彼處外交勝利情況之下，尙不免於逢衆之怒。何況弱國無外交，折衝焉能盡如人意。此政府於任勞之餘，所以尤須有能任怨之毅力與雅量也。此又政府方面所有事也。昔勾踐降吳，懷雪恥復國之志，於其入吳，與羣下飲泣訣別之際。君臣咸相誓約，以若何職務爲寡人之事，若何職務爲大夫士庶之事。上下一德，共賦同仇；用能沼吳稱霸。吾國今日舉國而能有此，其庶幾乎。此僕所願我國人深自刻責反省警覺者五也。

何謂治本，此則非一言可盡，亦非茲所能詳述，今姑列舉數前提。譬如日本此次何以敢於獨侵中國，輕蔑國聯。國聯又何以竟任日本橫行至於如是。日之所忌，爲美與俄，美俄又何以亦相顧徬徨，不敢輕于一擲。此無他，一國有一國所以立足之根本立場。而一國之消長盛衰，又時時與世界有連環之關係。日本所以能於此世界舞臺取得如許優越之地位者，自有其可爲天之驕子者在。以彼例此，吾國亦何獨不然。吾國自海通以來，因受外侮過甚，歷年所採外交政策，幾無不爲遠交近攻，以夷制夷之故智。從未聞有能就吾國固有之歷史文化，國情民性，與夫吾國在東亞在世界究應佔有若何之位置，而定一外交方針者。徐君佛蘇此次在貴刊所發議論，誠能言人之所不能言。惟惜其猶爲係就世界大勢之連鎖而貫串，尙未就吾國自身之立場而決策。以徐文與余夙所懷抱較，則徐文爲解目前倒懸之救急良方，而僕論爲奠立國基礎之營養全劑，徐文爲奇，而僕議爲正也。奇正互用，以相掩映，庶乎其爲解決今日國難之前馬乎。揚權至此，僕不能不追仰前修，有

如中山先生者。先生所揭橥以中國王道文化，改造東亞之大亞細亞主義。以中國道德統一世界，之大同主義。使今日黨國賢豪，能以繼志述事爲任，而發揚光大先生之偉畫者。則豈惟先生之說昌，而東亞大同盟乃至第四第五新國際之創局開矣。區區日本，早已歸納奔赴于此旗幟之下，尙何今日對吾國侵略橫肆之有哉。余往日爲東方雜誌華盛頓會議紀念號作文，即提出此以中國文化而建設新亞洲新國際之議。竊幸拙文與中山先哲有冥符暗契之觀。今茲雖不及細述余治本之談，讀者試取余前文循覽，亦可知其一二。故吾人今縱遇何艱危，遭何國難，終當自信中國民族有其建國能力，有其稱霸東亞之資格，中國文化尤終有担負世界使命，保障世界和平之一日。斷不可因一時之瘡痛。而遽頹廢悲觀，喪失吾泱泱大國民之風也。此僕所願我國人深自刻責反省警覺者六也。

上來所陳，聊寫我憂，已不覺其詞之曼衍如此。書曰，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吾儕號稱智識界之一份子，貴刊又爲民司鐸。當茲天下滔滔橫流靡屆之際，正宜發抒議論，指示迷津。未可隨風波蕩，取悅庸衆。敢于伸懷之餘，貢此典謨二語。貴刊以往發皇民治，於前一語已洩盡無遺。此後救濟國難，尙望更於後一語加之意也。伏維審其狂愚，矜其慙直，而裁納之。幸甚幸甚。

陳嘉異謹百拜

五月二十九日

×

×

×

休戰之代價何如？

蟄 厂

國民亟欲知者為談判對象……交涉公開之必要……停戰協商應不涉政治條件……
抵抗準備不能因休戰而中止……抗日運動之不應阻遏……戰固困難，和又豈易？

華北停戰談判，無問其為「城下之盟」，抑或為「不
妥協不求和」的「諒解」，蓋已超過初步之接近而趨於成
熟，此由日來前防雙方之撤兵可得而斷言者也。惟新聞界
之採訪與發表既皆受限制，舉凡「諒解」之程度如何，要
點安在，中國將付與何等之代價以購取此並無保障之休戰
？俱成爲國民大衆所亟欲知而無從知之問題。當局雖再三
否認「妥協」之說，其實在前防敗績，境內言和之現狀下
，顯係求妥協而未必不可得之局，此豈諱言或封鎖所能遮蔽
國民之耳目者？事實之真象不揭，日人之宣傳益逞，不曰
「滿洲國」問題已告段落，即曰華軍將撤至黃河以南。而
民間沸怨，異己攻彈，皆因外交秘密與敵人造謠之正比例
的發展而愈演愈烈，此釜底積薪，自導覆亡之策也！故
吾人以爲國民大多數之迫切要求，實在對日外交之十分慎
重與絕對公開。

當局既視「和外剿共，始爲救時救黨之上策」，則現
時之對日言和，自係下最大決心以奔赴之，殊非小民之呻
吟不滿與西南之高調反對所能動搖其進行者。故吾人姑退
一萬步，撇開對日應否言和之根本問題不談，僅就正在談
判中之事實，略言對於休戰代價應與嚴重注意之各要點，
以供國人之參攷：
第一，休戰談判應僅限於軍事，不應涉及政治問題：

倭邦志在吞併，其企圖從直接交涉之威迫利誘中以取得滿
熱四省掠奪之條約保障者，久已於茲。今中國既於軍事完
全受制於日本之形勢下與之言和，則態度之橫與要索之奢
，自屬當然。但當局必須澈底認識，其所以委曲退讓，以
求和平者，目的僅在保持遠東之安定與免除平津之糜爛，
絕非幻想國難之結束，故儘可談判，但絕不可放棄中國軍
隊在領土以內自由行動之權，尤不可牽涉其他懸案而形成
政治條件之默認，而協定內容之不能與國聯決議或九國公
約相抵觸，自不待言。若超越此種限制而言休戰，則不啻
以東北四省殉葬不可即之和平，失去勉求瓦全之本旨矣！
第二，決不可放棄抗戰之準備：日人所謂「生命線」
，原屬橡皮性質！方攻錦州，則曰僅在消滅關外之張氏政
權，而侵熱之佈置已在暗中進行，既攻熱河，又曰「軍事
不致發展至長城以南」，而平津適已成爲進攻之新目標；
現又已控制平津矣，更放出一華軍須撤至黃河以南之空
氣。似此得寸進尺，和平如何可恃？且日人進攻之「理由
」，匪夷所思，既一再捏指中國軍隊在國境以內之移動爲
「侵略」，爲「挑戰」，則此番休戰談判以後，孰保其不
再藉口中國軍隊在綏遠察哈爾之「侵略」，「挑戰」而重
啓戰端？況能戰始能言守，能守始能言和，今中國於節節
放棄之餘而言和於堂奧以內，此其形勢，已佔下風，若更

無再戰之準備而幻想與暴日作「衣裳之會」，則除接受日方無所不至之政治強奸外，夫何外交之可言！日人既視滿蒙為其「生命線」，且在軍事上預有包圍蘇聯南疆之計劃，可知無論休戰談判得諧與否，其欲續奪察綏內蒙之全部，實已成爲日本軍人之「新功業」，而中國則今雖言和，「火路」並難「隔斷」，危機依然存在。凡此事實，皆係再戰準備必須因談判進行而更加緊張之說明也。

第二，國民抗日之行動與意識，不能因談判休戰而加阻遏：要人之羣往往發爲風涼之歎息曰：「民氣消沉可愛！」實則今日民氣之不振，全係各地當局取締抗日運動之結果。日人雖以取締排日爲外交之要挾，實則中國大眾，何嘗具有充分發展抗日鬥爭之自由？今於敵人深入之危殆中言和，則全國一致之抗日運動，實爲外交上不可或缺之後盾。據五月十九日大陸報載，北平各團體報館均奉到命令，以後對日不准稱「敵」，對滿洲國不准稱「逆」；既非「敵逆」，豈「友邦」乎？此種取締，不特爲自行解除

迎馬占山蘇炳文兩將軍

劉士衡

精神武裝之危險，亦且反映當局對「滿洲國」之心理實況。須知中日問題，乃兩民族決定生死之長期血鬥，決非此次部分問題之談判所能幻想苟安者。民衆抗日之行動與思想，乃慘痛失敗以後之必然反映，若並此而加阻遏，則對外將更增敵人之凶餒，對內適以召各方之怨尤。歷來中日爭端，多逆轉而成爲內亂之導火線者，胥此故也。

總之，戰雖不易，和更難言！無再戰之備而言和，則和不可恃；無赴難之師而呼戰，則戰屬欺人。因實力消耗於對峙，乃有兩年來似戰非戰，坐待淪亡之麻痺現象，因和戰大計之不決，乃有於長期抵抗之呼聲下，大半放棄，小半敗績，失地辱國之事實。今於和戰皆陷萬難之餘而進行休戰談判，雖非得已，不可不慎。否則外上日人之當，內種戰亂之因，互相湊合，則爲民族之末日！一旦同歸於盡，冤親俱了，彼時主戰者將無地用武，主和者將更無資格言和，此則吾人所不能不鄭重指出，以喚醒政治當軸之覺悟者也。

廿二，五，卅。

吾人歡迎二氏之根本立場……歡迎之意義與

期望……馬蘇諸將今後應予把握之各要點

勞與歡迎之誠！

馬占山蘇炳文兩將軍，於上月初旬自意大利首途歸國，計程將於六月五日，到達上海。基於力爭民族生存，愛重抗日鬥士之立場，吾人對於馬蘇二氏此番之萬里歸來，實表充分慰

溯自國難以來，中國對日軍事之一貫現象，即爲苦戰奮鬥之「孤軍」少，望風引避之「逃軍」多，今日寇深禍迫，失敗不堪，亦即受此輩「逃

軍」之賜！馬蘇二氏先後揭發抗日旗幟，不計成敗利鈍，率給養械彈均不充分之健兒，於白山黑水間拼頭顱亦血與暴敵相周旋，英勇壯烈，直可驚風雨而泣鬼神！雖因彈盡援絕，敵衆我寡而陷於慘敗，退走俄疆，然馬蘇及其部衆爲自由獨立而戰之偉大精神，仍應在中國民族抗戰史上，獲得最崇高之評價。以馬蘇諸將艱苦抗戰之事實與國內軍事條件優越而按兵不動

之武人相比，真令彼等愧死！故吾人歡迎馬蘇二氏之第一義，即在歡迎此百戰餘生，重踐故國之「孤軍」的領袖！

當前日禍，較馬蘇部隊敗退俄境時之情形尤為惡劣！熱河失陷，敵迫平津，國難推演，愈趨嚴重，縱令協定成立，而察綏內蒙之危殆，傀儡漢奸之思逞，在在均伏有瓜分更甚，戰端再啓之禍機。是以就華北現狀而言，中國實迫切需要大批有經驗，有決心之民族戰士，竭盡精誠，以共撐此間不容髮之危局。馬蘇諸將，言經驗則轉戰千里，言決心則國人共見，今番歸來，個人既有繼續抗戰之決心，中央亦有再寄師干之意嚮，而國民所希望於二氏者，亦至殷且大。是吾人對於歡迎馬蘇兩將軍之另一期望，即在再總師干，與日本帝國主義繼續抗戰！

中日相持，今雖因休戰談判之進行而略現沉寂，但吾人則認定敵志在吞併，中國誓必圖存，兩民族之爭鬥將隨日本獨占慾望之擴張而演成亞洲大陸之血史！是以今後無間朝野，皆負有直墮雙肩，責無旁貸之使命。

然就過去經驗而言，求對日拚命之艱苦實踐於現役之上級軍人，實居少數，即以馬蘇二氏之現身說法，此種百折不回之孤軍領袖，實乃東北將領中之鳳毛麟角，而起自民間，持舊式武器，拚滿腔熱血以與強寇頑抗到底之義勇軍，則遍於東北。此一鐵的事實，即係說明求抗日之羣衆在於野，實較求抗日之英雄在於朝，尤為重要。

馬蘇二氏此次逗留蘇聯之時間較久，當已洞悉彼邦卓然挺立，舉世帝國主義雖加仇視而不敢輕犯之建國根本，即在於樹國基於廣大羣衆，而非託國脈於少數英雄。即史達林莫洛託夫等曠代人傑，亦只應釋之為由羣衆革命經驗中所培植之實際領袖，而不能曲解為「以一人繫天下安危」之天才或英雄。故馬蘇二氏今後之戰鬥生活，亦應由經驗閱歷中自尋轉變，力求羣衆化，而非英雄主義。易言之，即深入民間，造成為千百萬戰士所圍繞之領袖，勿徒作金字招牌之「民族英雄」。

因處今日之危局，能救中國者，必須國民大衆羣策羣力，絕非少數英雄所能旋乾轉坤者。此吾人於歡迎馬

蘇二將軍之餘，所貢獻之又一誠摯意見也。

抑有進者，日本再三以停止對義勇軍之接濟為目前休戰之要挾，於此可見日人對義勇軍之仇視與畏懼。今日談判休戰，乃國軍抵抗之暫時休息，絕非國民武裝抗日之結束，且事實上亦不至結束。關外揭竿倡義之士，或孤軍拚命，或潛伏山林，遍地皆是。此種有決心無領導之民間武力，目前最迫切之需要即為健全之領袖，若以馬蘇之旗幟至東北號召，望風來歸者，其數必夥。馬蘇諸將此番歸國，若能經過中央之委任而重領師干，固屬所願，但同時必不應放棄對關外義軍之領導；若暫置間散，則與其撫綽與歎，勿寧再行秘密出關，以重整義軍，繼續抗戰為職志。此又馬蘇諸將軍所應自肩責任，貫徹初衷之重大問題也。

竊以為上述四點為海外歸來之百戰將軍在今後認識與行動上應切實把握之根本點，故於敬致「勞苦功高」慰意之餘，鞠誠而直道之。

澄清污濁之政治

德 柏

前方休戰，將見諸事實，長期抵抗，是否暫時中止，殆成疑問，嗚呼！往事已矣，當局今後所最當注意者，殆政治之刷新而已。最近數年政治之腐敗，已達於極點，建設固止于皮毛，法制亦等於虛設，苛捐百出，貪污載途，人民方呼籲無門，而官吏則歌舞方酣，民貧而官富，治民之官，竟成宰割人民之刀俎，昔之窮書生，一旦就主席之位，受委員之職，則其豪華之狀，即更過於舊官僚，洋樓巍巍，美妾居之，汽車虎虎，市民避之，倘不受賄營私，以官爲市，試問錢從何來？此而可謂革命，則革命不陷於泥塗蓋幾希矣！

今之當局，固恆謂此日之國難乃種因於前此軍閥之政治，非現當局之過，然吾人縱承認此說，亦不能謂現當局，絕不應負任何之責任，蓋若謂前此軍閥政治能種此日國難之因，則此日腐敗之政治亦必成爲異日國難之原因也。且世無政治腐敗而國家強盛者，亦無政治清明而國家危殆者。以吾人之意言之，此日國難之所以嚴重

至此，要皆導源於腐敗之政治，而政治之所以腐敗，則多數人以官爲市而不以官爲革命工具之過。惟其以官爲市，相習成風，故上焉者非百萬數百萬不足以壓其慾，次焉者非十萬數十萬不足以償其願，又次焉者非一萬數千數千不足以供其求，所謂三民主義則成爲假牧師心目中之聖經，野和尚口中之佛號，當大家相見於紀念週中，奉行鞠躬靜默，讀遺囑之故事時，其不彼此相視而笑，自謂革命雖未成功，同志悉已富貴者，究有幾人耶？在此種以官爲市之空氣中，政治安得而不腐敗？政治腐敗之餘，國家又安得而不陷於泥塗乎？

吾人此言，非過甚其辭之言也。他且不論，即就縣長之貪污而言，吾恐全世界之政治家聞之亦均將舌橋不下。詎爲古今中外之創聞。吾人固但見河南，浙江，江蘇三省之貪污錄者，然此三省縣長之以貪污遭通緝者，已近四百員。縣長如此，其他可知矣。三省如此，各省亦可知矣，倘非幾

乎無官不貪無吏不污，又安得有此現象？革命革命！豈有此種幾乎無官不貪無吏不污之現象，即爲革命之現象乎？

雖然，今失地達四省矣，長城且不保矣，縱其種因不盡在於黨治期間之政治，然黨治期間政治之腐敗，乃如鐵的事實，而官吏之貪污，則尤爲有目所共見，蓋各省政府恆在滙報登大幅之廣告，每次所緝之貪污，至少亦達百名，而未發覺及雖發覺而故縱之者，則更不知凡幾，彼輩既方以官吏身份爲掠奪金錢之工具，則必無暇顧及他事，其結果自爲百事皆廢，既百事而皆廢，則不僅三民主義之政治不能見諸實行，人民即欲求如昔時之愚民政治，亦將不可復得，國事亦必日趨於不可爲之絕地也。吾人今無他求，但求政府毅然決然，先澄清此惡濁腐敗之政治，先淘汰一切之貪污，遇有貪污，即當力追其贓物，沒收其財產，能更在普通刑法之外，別設一特別懲治貪污法更佳，否則亦應厲行檢舉，實行預防，凡曾在一地有貪污行爲者，不令其更在他地做官，務使已犯貪污之罪者無所逃其罪，未犯貪

污之罪者不敢更以身試法。然後更在廉潔政治之下，舉整頓教育，復興農村，建設國防之實，鼓革命之朝氣，

名不符實之限制招生

此次教育部所規定之二十二年度各大學及學院招生辦法，其為糾正以往無限推擴不生產教育之錯誤，固不待言，第吾人如細考其辦法，則知其所設定之限制，亦非切實有效之限制，今請就此事而一論之。

據二十年度之統計，全國文，法，商，教育，藝術等科之學生數，為二萬三千二百三十人，佔百分之七十強，理，農，醫，工等科之學生數為九千九百二十八人，佔百分之三十弱。文實兩科之不平衡，已可概見，且實科之中，醫科本非生產教育，理工亦非純粹生產教育，其完全屬於生產教育者僅一農科，今試問以農立國之吾人，農學院究有幾所農科究有幾個，肄業者究有幾人乎？教育部處此情形之下，乃僅消極的限制文科學生數，而不積極的強制增加實科學生數，此為吾人最不能滿意之點。吾人以爲教育部縱因實科設備一時不能臻於完

勞救國之大力，以贖既往之愆尤。蓋必如是，然後人民乃有生機，國家乃有力量，而所謂救國乃有其實也。

次 節

備，故無強制增加學生數之舉，但亦應在一定之範圍內，先設法擴充農科之學生數，以符提倡生產教育之實，此吾人不得不言者一。

吾國文法學生數雖不少，而其質則甚劣，此為無可諱言者。惟其質甚劣，故國內大學畢業之學生，其知識亦不如留學國外學生之豐富，且多在國內畢業之後，再入國外大學肄業者。至學生之質所以惡劣，其最大原因，實由於各省立學校及私立學校之濫收學生。各省學校多以販賣文憑爲目的，十九皆專收文法商教育藝術等科之學生，來者不拒，入學試驗，等於具文，教而不嚴，受課與否，多聽自便，此實社會之大損失，教育部既有限制招生之舉，自應從嚴限制，令其減少學生數，使專以買文憑爲目的者，不易混迹於其間，方不失平衡文實兩科學生數之原意。今教育部竟仍准其照二十年度學生數招生，是仍放任

其照舊售賣文憑，以粗製濫造之學生供國家社會之用也，此而可謂整頓，則吾人誠不知何者乃爲不整頓矣，此吾人不得不言者二。

部定招生辦法第三條，文云：「凡專辦前述甲類學科（即文，法，商，教育藝術各科）之獨立學院，所招新生之數額，不得超過各該學院二十年度新生數額，如有特殊情形，須先呈經本部核准」。是在一條中而有自相矛盾之兩辦法矣。蓋所謂「特殊情形」，既無其界限，則任何文法學院皆可捏造一藉口之資以請求撤消招生之限制。而所謂限制亦等於虛設也。吾人以爲，教育部對於上項獨立學院，縱不能積極的減少其學生數，亦不宜更任其無限擴充學生數，今「如有特殊情形，須先呈經本部核准」之一語，實已明示教育部仍將允其無限擴充學生數之本意，結果將使在第一條第二條之辦法下受限制而不得入學之學生，盡以此種獨立學院爲遁逃藪，而教育部之四項辦法亦全等於虛設矣。此吾人不得不言者三。

要而言之，此次教育部所頒之限制招生辦法，實敷衍了事之辦法，其

尤使人懷疑者，則為第三條，蓋有此明示無意限制其學生數之第三條，在

正負相消之下，則全部之限制辦法，即完全失去其效用也。

愛因斯坦與德國驅猶運動

魏以新

近數星期來，吾人於報章上，恆見有德國驅逐猶太人，猶太人被迫歇業，或將失去公民權以及其他類似之記載。吾人習知德國人爲比較沉靜而有理性之民族，故對於此種消息不免深以爲奇，且將追問德國何以發生此種踰越常軌之事也。

答復此一問題，殊非易事。「猶太人」問題，異常複雜，且各國不同，故不能迅速得一滿意之解釋。歐洲諸國，如西班牙，法國，猶太人爲數不多。但在另一部分之國度，則猶太人頗多，如波蘭，猶太人幾佔全部人民百分之十，羅馬尼亞，猶太人佔百分之六。至在德國猶太人，僅及全部人民百分之一。但吾人常聞關於德國猶太人之談論或消息，而絕少關於波蘭與羅馬尼亞之猶太人者，何也？

壓迫，幾無出頭之餘地。故波蘭之猶太人，受教育者甚少，大半居住於鄉村及小城市，生活亦太半在窘苦狀況中。

至在德國，情形則完全相反。百餘年來，猶太人已與每一德國人同樣享有住中學和大學之權利，因彼等大都聰明勤勉，於是儘量利用此種機會，造就成爲許多律師，醫生，銀行家，商人，報館經理，獲得莫大之聲譽與財產，甚至德國大部份之資本，均操諸猶太人之手。

德國人中雖不乏對於上述情形不安，甚至生氣者，但此並不足以構成嚴厲攻擊猶太人之理由。不過歐戰以後，曾有數千猶太人自波蘭與俄國向德國移住，德國人簡稱彼等爲「東方猶太人」。此種人從前當然與德國及德國文化無所關係，其來德國，僅在利用較好之機會，多多賺錢。又因彼等大部份爲未受教育者，故其賺錢之手段亦不免有味良心，無所不至者。

近十年來，柏林最大之騙案，如 *Wolf*, *Banker*, *Barnat*, 以及 *Skloek*, 幾盡屬此種猶太人所爲，牽涉許多社會民主黨官員，未種案情尤大，*Wolf* 兄弟三人，賄賂德國官員，騙得三千萬馬克之鉅款。柏林市長 *Boes* 亦因是案免職（按戰前德國官吏受賄事極少，戰後社會民主黨得勢，黨員登庸者多，操守非盡屬純潔，貪贓在所不免，此亦爲該黨失勢原因之一也）。以偏狹之國家主義爲信仰之國家社會黨，對此遂大爲憤怒，希特勒自始即宣言，非消滅此種賄賂醜行，免除猶太人之一切重要職務不可，如此過激辦法，自不免連及於無數無辜之猶太人。又居住德國之猶太人，意見原不一致。其中頗多自以爲完全是德國人者，歐戰爆發時，自願投軍，其愛德國之情緒，實際與德人相等。但是亦有鄭重聲明，並非德國人，而爲猶太人者。彼等之思想爲國際的，而非國家的。此亦彼等受國社黨攻擊主要原因之一。國社黨以爲每一個國度以內之公民，必須將自己完全供獻國家，供獻人民，於是對於若干乘機宣言：「我原來不是德國人！」者，不能視爲德

國公民之一員。

愛因斯坦教授與著作家盧特維喜事件，即是如此。愛氏於一八七九年三月十四日，降生於南德之烏爾穆，一九〇五年成特別相對論，一九一六年成普通相對論及重力學說，使新物理學呈極大之進步，因是聲名大著，自一九一四年來，即為柏林科學院會員，柏林大學教授，更於一九二一年得諾貝爾獎金。數年前，美國加里福尼亞大學供以極優越之條件，氏決定半年赴美，半年留德。今年德國發生政變時，氏適在美，即立公開宣言，極端攻擊德國現政府與國社黨之理論，並謂在希特勒執政時，彼不願再回德國，及彼回歐洲到比利時，又謂現將做一比利時之人民，又在法國報紙巴黎與南法(Paris-Midi)上，大聲疾呼，鼓吹歐洲所有人民，起來打倒國社黨。吾人不難想像，如果以一中國人在日本報紙上鼓吹打倒中國政府，中國政府將取何種態度？惟愛氏雖不願做德國人，但其著作均用德文發表，或許為推廣銷路之故，則做任何國人俱無不可。在此種情形之下，希特勒政府，遂不容此雖於科學有大貢獻

之人留居德國，亦屬事理之當然，無足深怪。又愛氏之不親德，非自今始，十一年前，彼因到日本講演，路過上海，同濟大學某猶藉德教授，以同濟原為德人所立，請彼至吳淞講演，竟遭拒絕，惟赴上海猶太人之歡迎會。蓋愛氏為猶太國復興運動者(Nationalist)，曾出鉅款援助是項運動也。盧特維喜(Emil Ludwig)原籍亦為猶太，本姓 Cohen，後改姓盧特維喜，著有歌德，拿破侖，威廉第二，

碎 屑

學問自由之爭 鉄 駝

日本最高學府之帝國大學，近因法科教授瀧川幸辰氏所著刑法學被視為思想「過激」，文部省即下令革去其職，帝大學長與法學部師生爭之不得，而學術界之軒然大波，於焉以起。迄至五月卅日，其嚴重之陣容有如下述：

帝大法科四十餘教授之總辭職
與學長小西氏之共退；

俾斯麥(有伍光建中文譯文，又所著之「七月十四日」，亦有中文譯本)諸人傳記，因為大半淺近，所獲甚豐。以後移居瑞士，亦如愛因斯坦，著論反對德國現政府，現已入瑞士國籍矣。

德國驅逐猶太人之實際情形，大約如此。至於原來親德之猶太人，竟受池魚之殃，是恐亦每次大政變所難免之現象也。

× × ×

法科一千六百餘學生之總退學
與其他各科(文，理，醫，工等)學生之崛起聲援，一致為學問自由而爭；

帝大其他各科教授已由同情援助而傾向一致行動，及素稱穩健之全國大學教授聯合會，亦起而質問；

學生代表面見鳩山文相，諷其辭職，政府則決定不惜解散帝大法學科以為嚴厲鎮壓之計。

夫學術思想，原屬文明之母，其應絕對自由，不受侵害，早為世所公認。近因各國法西斯蒂之猖獗，於是德國希特拉黨衆焚書（關於馬克斯主義，黑格爾哲學與性慾書籍）及驅逐猶太教授之狂潮未已，日本以政治暴力摧殘思想之逆流又生，此誠無獨有偶之反動也。反映於德日文化風潮，足資吾人認識之意義，約有數端：一，法西斯蒂以「焚書坑儒」之手段維持統治，即其統治已瀕末日之證明，

一週大事日誌

（廣續第一卷第五十期）

記者

秦政尼古拉二世，其先例也；二，希特拉登台而歐洲不甯，荒木派當道而東亞大亂，可知法西斯蒂為和平之彗星；德國焚書，日本逐儒，是法西斯蒂又為文化之盜賊矣；三，帝大數千師生，不惜一切犧牲以爭者，乃為擁護學術思想之尊嚴與自由，較之吾國為互搶飯碗而爭，為擁某倒某而戰之學潮，其意義不可同日而語。遠瞻東瀛，不禁遙祝青年鬥士大衆之勝利而為之神往也。

五月十七日（星期三）
 日軍向唐山推進，何柱國部集結塘沽以西，敵騎隊在玉田附近活動。雲方面我軍守南山口一帶。
 黃郭等一行抵平，有人投炸彈未中，黃否認中日妥協說。
 德總理希特勒演說，堅決要求軍備平等，修改和約。
 羅斯福保障世界和平宣言電文達東京，日本政府取慎重態度，國際會議訂商公約可考慮，越過國境之軍事行動難承認，把持滿洲保留擴充軍備權利。
 五月十八日（星期四）
 劉湘調解鄧、劉爭端，電京請示方略。田頌堯為鄧軍聲援。
 漢奸胡立夫案，經最高法院判決，上訴駁回，胡處死刑。
 國聯處理玻巴爭案，請巴拉圭取消

宣戰令。秘魯願與哥倫比亞捐棄前嫌。
 五月十九日（星期五）
 日軍擾亂天津，到南開校劫我保安隊槍械，東車站炸彈爆發死傷多人。國府發對羅斯福和平申請書覆文，表示全部接受。
 行政院任胡世澤為駐瑞使，張乃燕駐比，金問泗駐荷。
 十九路軍前站氏宜章。蔣電湘、粵、閩抗日軍，准便利通過。
 西南政會電國聯及九國公約國與蘇俄，謂中國決不容日人分割滿熱。
 宋子文與羅斯福聯合宣言，遠東戰事影響軍縮，經濟復興與是銀價。美議美舉特門發表提高銀價之程序。美議員軍縮會重開，德代表宣布接受麥唐納計劃。美代表正式提出不侵略公約。法參議院通過縮減政費案，惟海陸

軍預算為例外。
 五月二十日（星期六）
 日機十一架列隊到平偵察。天津亦到日機偵察，石友三部便衣隊在津暴動失敗。
 宋哲元部奉令可後移，日軍繼續追擊，敵機轟炸高麗營等處。
 中執會電留粵中委唐紹儀等，請其體艱危出兵勦赤。
 贛匪朱毛南退中贛田，招騰偽兵站被炸毀，左路沈、區各師逼汀洲，閩西匪退石城，廣昌，黃任寰師克筠門嶺。
 軍縮會主席漢德森宣言和戰關鍵繫於軍縮，英代問艾登認軍縮會議已達解決階段。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三河被敵攻陷，宋部沿北運河布防，敵機復轟炸我陣地。
 譚啓秀部由樂昌入郴州，何鍵派員赴郴歡迎。
 劉、鄧兩軍仍在崇，灌相持，鄧軍抄襲劉軍後方，雙方傷亡甚衆。
 新疆臨時省府成立，金樹仁捲巨款逃，劉文龍盛世才暫主軍政。
 美國對軍縮表示廢除攻勢武器後，美願加入協商公約，贊同經濟裁制侵略國。
 美，英進行安定匯價談判，羅斯福邀英格蘭銀行顧問談話，安定金元與金磅達成熱時期。

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日軍進逼通縣北平，趕修北運河橋樑，西進通縣北平，趕修北運河橋樑，西進通縣北平，趕修北運河橋樑。

平黃大道，何應欽等商定軍事通盤計劃，北平中央軍退駐黃河以南，長城內日軍要求中央軍不得駐兵，並明令取消抗日。

方里中，國不駐兵，並明令取消抗日。

組織縮減委員會，切實執行，希望成立充分之監視機關，但聲明保持，政友會倒，開運動失。

誠助美計，切實執行，希望成立充分之監視機關，但聲明保持，政友會倒，開運動失。

視日機，但聲明保持，政友會倒，開運動失。

收實力，未執，政友會倒，開運動失。

唐納對日軍侵北平事，首相麥

停戰使日本據有所佔土地，應提議

由相政府送達日內瓦，美代表贊成

即簽字。

有轉機，爭進，行休戰談判，和平前途

百名，當局否認，對日妥協，日軍前途

護步，牛欄山，有激戰，擬掩

海軍駐任，錢泰為西班牙國公使，張

傳統，美代表言論，英報認為

障無力，德人謂，法報稱，維利所給保

次大軍報，荒水派，荒木主，張侵華，侵俄

並行。

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自中政會通過農村復興會預算案，縣

關，阻止蘇聯中東路，及與偽國成正式

芝墨，華各省地，通過關稅停戰協定。

出強硬抗戰，將撤查根銀公司案，涉及財

長伍定，將撤查根銀公司案，涉及財

州，西南抗戰，張振良，譚啓秀兩部抵柳

議，美總統開始，福海軍問題，日代表建

表廢止華約，討論倫敦海軍協定。英，美

司，小協約要求修改，各國代表均贊

現閣日，給友會分裂，久原床次派，倡支持

擊，日便衣隊，被擊退。

警，行政院，決議組院，省府，調劉鎮

章，劉燕，任胡汝麟，楊廉，李應生

長，毛龍，兼財政廳長，劉貽燕兼建

設廳，長，楊兼教育廳長，劉貽燕兼建

辦，法戰債問題，羅斯福堅主先償

愆期償款，再議其他。

法美正式廢金本位，一切通貨悉成

何通貨償還，鈔票與公債均可不用黃

際金償付。政府並授權總統自由應付國

際美共和黨議員，摩根案奉

涉美總統何立芝。

武，日繼續談話，日代表持軍縮為

商經濟問題，石井表示結果圓滿。與赫爾

軍縮會，我代表顧維鈞提出保留案

聲明，在波被侵略案，堅持修改，美勸

日本改換頑梗立場，英方建議開談話

會解決。

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各線日軍，在寧河一帶擾亂，駐

平日軍，向方發強硬通告，我未置答

黃紹雄離平入京，向中央報告，並請

示。

馮玉祥在張垣就抗日軍總司令，方

振武，孫殿英同起響應。

王世杰，陳紹寬，曾仲鳴，唐有壬

等赴贛謁蔣。

陳濟棠決組三縱隊入贛，抗日軍隊

北上須察情勢辦理。

但澤政府黨與國社黨發生嚴重衝突

，傷數十人。

蘇俄任前駐倫敦俄使索柯爾尼柯夫

為副外委，將為出席世界經濟會議之

代表。

日本發生嚴重學潮，帝大學生決與

文部抗爭，經濟文學兩部均起響應。